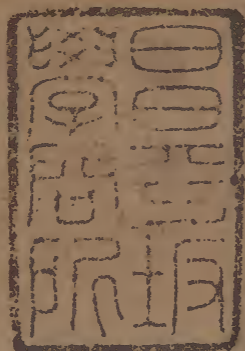


文翰大成

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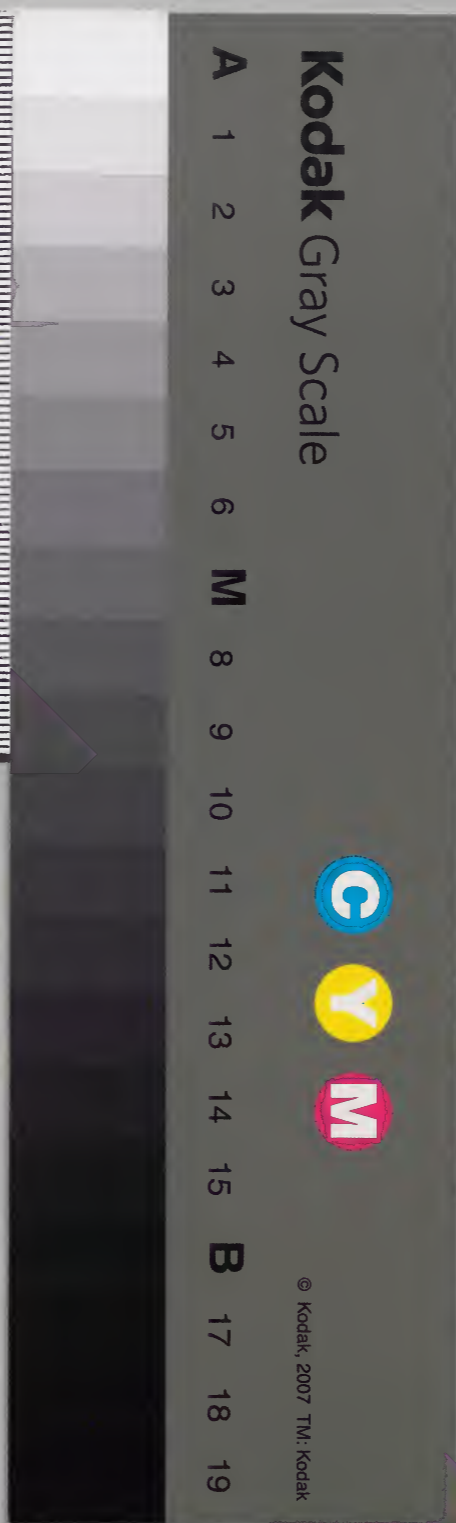


記明

漢書門			
三	七	四	一
一	四	三	一
一	五	三	一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七	四	一
一	四	三	一
一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 (67)		
函號	362	6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四記目錄

國朝

淺草文庫

劉基 五篇 宋濂 四篇 宋訥 一篇 王禕 四篇

揭軌 一篇 吳溥 一篇 解楮 二篇 胡儼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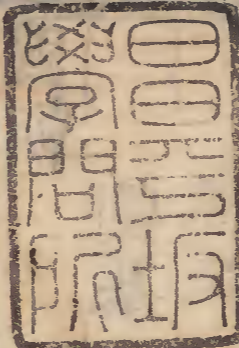
胡廣 三篇 楊士奇 四篇 周忱 二篇 陳敬宗 二篇

陳繼 二篇 黃淮 二篇 陳璉 二篇 馮泰 一篇

錢溥 一篇 彭貫 一篇 計象善 一篇 陳毅 一篇



文翰類選 大成卷第一百十四記目錄



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四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記類

國朝

清齋記

劉基

室以齊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
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絕俗以潔為其道故翦須薙髮割情斷
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跣坐
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鐘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
其耳也焚檀煬沉氤氳薰薰所以潔其鼻也幽澗閬默惟寂
惟寞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既治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后天下

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為子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然也有
室曰清齋。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唐時。蓋嘗屢游而玩
心者。其為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
昭曠。而天地為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晝。涼颼撤暑。銀漢
掛戶。而節物為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猿鳥不呼。松栢
帖妥。而巖壑為之清焉。遙望西湖。如大圓鏡。翠巖垂映。波瀾
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
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為文以記之。予惟乾坤雖刺以來。
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荒如夢寐。幸而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予今復見。則所謂清齋者。尚
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室。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
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為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
乎。取之。斯人也不既。恠矣乎。則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
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周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
木之為徒也。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已。而隱以為高。彼固謂
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
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棄黍。曠于消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
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為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
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
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
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為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恠矣。隱者聞之曰。子知子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視其名。記之者括蒼劉基也。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楮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弦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澈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烏鴉。黑色而赤。常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卑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虫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

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雷霆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屬聾，唯附之不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惟以厲水湧而柔其聲，洶以極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空，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龍從，瀟灑而扶疎，鬱鬱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讀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遙大空，与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遺也。金雞之峰有三松，為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之走石，頗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之有節，奏方舟上人為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蓋唯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汨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穎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濂先生隱居之室也。室一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三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岬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從北來者犬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

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
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鈎天之草地黃特冬歲色之菜褚櫟
草斗之實括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采其間采花
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弥竟
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積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
齧石出其源沸之汨之御瀉曲折注入太谷其中多斑文小
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
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携
童兒數人啓隕擇以藝粟寂如嗒其草木之美實間則躡屐
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
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
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
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梁之士燕坐于華堂之上口
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
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
不知醉醕飲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温之軀不可以
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踣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
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
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
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
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善之名其室曰苦齋作
苦齋記

洪武聖政記

宋濂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文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途夫正

天位朝萬國寧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興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日而移而軍政肅矣中外

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卒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中禁令嚴實藝育人材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官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

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盛德大業自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九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欣觀焉故九

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
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
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
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靈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真院靈洞題名功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
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指草隸
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九
四曰韓外無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
右史激水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萊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
貢文清公幾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澆者澆字仲止文學追

亞其父之號南澗人因稱其為澗泉也蓋成公為文清之外
孫視正中為內外兄弟南澗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
之親友故相與同為此游也瑣々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
居母曾夫人憂至是年二月後吉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於
是南澗復以次女為之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五月
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澗父子及正
中同來於登者豈或為昏事之故耶初成公之伯祖父中書
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橋寓信之廣教寺已而
文清辭廣而運判亦來居之文清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器
之胡康侯之高弟之子二公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從子
倉部郎官大器即成公之父也南澗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
寓廣信其先人少師待國與程洛公司馬温公呂申公為友

而南澗能紹家學為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後
學經而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
友傳授尚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
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游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
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不
存磐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為疏其梗槩
於下方至若續題乃右史之弟元俞之筆實經熙三年壬子
距前題已丑巳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
壬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七十有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
可勝道唯有德之士其名弗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也覽此
者其亦思有以自立哉

至樂齋記

至樂齋者嗣天師冲虛真人張公燕息之所也其所謂之樂
者何也取莊周氏之言也莊周氏之言曰至樂活身唯無為
幾存夫以無為之至樂幾矣而未免有名迹之累蓋道本無
名有名斯有迹矣苟名我以無為是將求我無不為矣奚若
無為之名而後其樂為至矣乎雖然有樂則有憂吾既無
樂矣其憂曷從而至乎無憂則至樂矣然而所謂樂者猶因
乎憂而為言也因乎憂則憑乎物也憑乎物則有內外也有小
大也吾不為內孰能為之外吾不為外孰能為之內是內外
兩實矣我不為小孰能形諸大我不為大孰能形諸小是小
大兩齊矣內外實矣小大齊矣欲求至樂且不可得矣不可
得則不可名矣不可名則有不可測者矣夫是之謂一則
明明則宰宰則萬物莫敢攬萬物莫敢攬誰能與之爭其樂

不至矣乎或者則曰真人之所謂至樂非此之謂也中篇至
虛混合百靈火龍東出水虎西迎三華纏繞五氣昇騰真人
瞑目而坐心存黃寧反視却聽物我齊冥截然而高者何有
岱嶽之形轟然而震者何有迅雷之聲是謂身中空樂而列
仙之所經營其視區々所安貴富壽名又烏足論哉吁此長
生久視之要訣也涉乎有為也涉乎有為則羨生之心未忘
也而非道之至者也道之至樂斯至矣予嘗見真人鴻濛之
墟圓臚而秀頤其神超然其貌充然是蓋幾於道者也名其
燕息之所曰至樂不亦宜乎龍虎之山靈氣宣通紫芝瑤草
紛然而羅生聞有古神人者明月之夜每翫鸞鶴而下采之
他日當與真人候於巖阿澗濱儻獲見焉叩以至樂之旨其
有發莊周氏之所未發者乎

玉壺軒記

玄默攝提格律中夷則白月流天牽牛正中商飆襲人仙華
羽客疑神黃宮忽脩然遐征西至離紫之山其山高三百五
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玕琪樹多莖草多嬰垣
之英赤蕤而素蕊皆生玉榮其光態々其氣魂々其陰有五
華之木產實如櫻丹腴而長毫其垂屯々膠々神麟炎尸之
厥容類蚪枳首而六眸其音如榴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
絳素圓若嘉瓠太灑流晶以雪為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酈
觴其中寤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以歸藏筮之遇乾之辭
其繇曰至象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苞西華流儲超乎元素
造物之初有玉壺之象焉已而游句曲洞天墮積金峰比雲
勃々如練起谷中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蹕

履尋之一室。皦然死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
璫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速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
仙翁咲曰。若子所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
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眇。縣洞明兩極。混合上玄。
大如黍珠。含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况乎天道無名。主宰萬
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
圓為家。以虛為質。以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
華羽客。瞪然視。愕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耶。吾
向所見。灘縈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耶。幻隱而真。始顯
耶。仙翁不荅。咲而去。問諸左右。僊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
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
為巨擘云。

洪武戊辰進士題名記

宋訥

洪武戊辰春三月一日

皇上親策多士。臨軒命題。問以祀禮。

綸音炳煥。雲漢昭回。濟在列者。悉精白一心對揚。

聖制翌日。戶部右侍郎臣沈士榮。翰林學士臣劉三五等奉

卷進讀上陳

睿覽斷自宸衷。以定其選。賜進士及第。任亨泰等九十七人。

既錫恩榮。宴以寵異之。又諭禮部尚書臣李原名。令春官

龍石題名。祭酒宋訥撰記。臣祗承明命。不敢以踈謏辭。謹拜

手稽首而言曰。成周之制。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士之德行道

藝。興其賢者。能者於司徒。司徒升之學。又升之司馬。曰進士。

辨論其官材。論之而官之。設得人之效於周。為盛我

國家平定海寓致治以文學校之教徧於天下酌古之制每歲選士之秀者升諸太學又合鄉校之士程其文藝於春官進之。大廷策其高下列試諸司然後任之以官。盛制猶周也。士之膏沐。清化獲預茲選者可為榮矣。登名貞石能以忠義自勵則上不負。朝廷作人之盛意下不負。平日所學庶幾流譽於無窮。使來者觀茲石指其名氏曰忠於國者。惠於民者。曰庶介其身者。建大議樹崇勳者。幸也。其有否者則斥曰奸也。回遁也。墨以敗者也。為進士者可不慎哉。是知。

聖天子涵濡之深煦育之厚。期待之至。養賢勸士之道。度越百王。蓋將得真儒弘文治而基太平於億萬年也。然則題名有刻所以垂永久而不昭。盛典曷可無辭謹記。

天機流動軒記

王禕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樵金華胡先生翰既皆為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子能復為我一言乎。禕惟二先生之言其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禕。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禕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於吾叔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為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搏。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為物不同。而其為理同一。一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健。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

山人見其為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為說也而物咸賴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升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游習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其消長禪續生之不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為用而無窮也吾故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知為至誠無息之妙也中庸曰至誠無息豈能有取於天機流動意豈不謂是乎天機之流動豈非造化自然之理至誠無息之妙乎然而觀物以察其理察理以反諸身者學之要也故君子所以貴乎體驗之功也天之健也地之順也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焉山之止也吾因以成物而不倦澤之說也吾因以潤物而不厭觀水之游習吾因以常德行觀火之繼明吾因以常中正觀風雷之恒吾因之以久於道而立不易方此之謂觀物而察其理察理而反諸身也反諸身者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之以至於誠純而不已謂之與天合德可也嗚呼為學之要其有外於是者乎不出於是不足以成其德而外能獨有契焉則其體驗之功始度幾矣顧於禱言復有徵者豈自信之未篤而猶有資於人乎禱也於學蓋有志焉而鹵莽滅裂不能從外能游於高明之域輒誦所知如此以復寂能外能之所與游而密者宋先生灑亦禱之所師友焉者也儻過外能幸為相與訂定之

醉經堂記

中山竇君伯輝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故國子祭酒李本魯先生君所師也名實其所命且嘗為之記而文軼不存今戶部尚書貢先生於君為同舍生續又記之而論或弗及詳於是君復微言於禘惟聖人之道猶通衢之尊也酒注於尊而尊設於通衢人之過之者咸得挹而飲之隨其分量莫不有獲而沾醉焉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其至焉者造其深而樂之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其未至焉者涉其淺而好之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醜而惡也或飲而多或飲而少而莫不獲醉焉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非道於人有淺深也然則聖人之為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經之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於是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天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斯不亦醉經之謂歟今君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弟子見推儒林蓋其有得於經深矣其於聖人之道不猶能飲者之飲其醇既多而沾醉歟漢世儒者或皓首不能寫一經汨於訓詁而昧其指趣故也是故訓詁經之糟粕也汨訓詁以求經猶啜糟粕以求醉其有醉焉者幾希矣吾是以知君之於經其所得者為既深也承學之士來登斯堂者尚亦知夫淵源之懿也茲禘於二先生無能為役姑誦所聞復於君以為後記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荐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王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歧。由東入樓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天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徙列女廟。登北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猶殿堂齋廡及風泉雲壑。故處以告其感。慨想昔白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陔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勃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墮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恠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脩舉之。不旌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

意堅持之襟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覺
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願因委棄贊塞而不得行
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隱真堂記

隱真堂者薛君茂弘之居也薛氏貴溪望族其先衣冠相繼
世有令名至茂弘益自力於學而期有以見用然早以不天
自恨乃躬畊以養母若將終身焉其母勉之出因至京師公
卿大夫愛其言論風旨爭延致之或勸之仕而茂弘念其母
切竟無所就而歸之何母以壽終既免喪來依其諸大父大
真人于錢唐會稽韓君篤學而有節操方居大真人之門遂
禮茂弘而師事之且欲其久相依而不去也則相與即延祥
觀西偏築斯堂以居茂弘既而相謂曰吾師所謂有道之

也昔之有道之士隱不遠鄉真不絕俗吾師其庶幾矣
以隱真名其堂而請於崇文君陽周公作篆以題諸楹既又
謂子曰吾師身于所與遊者乎予尚為文以推言名堂之意
予惟進退所處之廉士君子之六節係焉故論者謂仕者
入而不出處者為性而不返且以往而不返言之其隱而不
遠乎親貴而不熱俗者槩之中庸之道其猶有合於乎且
不遠親貴不熱俗者范滂所以稱孤林宗也又嘗聞人倫而
母欲使給事縣廷毀譽有道並不心有志者其亦早拔
不為危言論恂恂善道使士慕以名
今由茂弘而視林宗其制行亦可謂
隱不遠親介之推是也真不絕俗
學之命不俯就一時之得卒隱以

宗而
二子其
二子而
大節
為斯堂
焉亦深
為亦深
曰我
公今
然則
孔子
揭軌

孔子廟應門

禮定大於分昔者先生儀禮制海所以明君臣之義正廟之制

之禮定宗廟之制也君臣之義明朝廷之禮正宗廟之制也
則大經明於上而教化行於下矣况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
君子為治以禮教天下孰有先於學校者哉撫州孔子廟本
晉王右軍故宅有墨池在焉唐刺史危全諷所立廟庭之南
為重屋則端平度御書之閣然非制也為郡者昧於大經莫
之改作

皇帝二丁有二年閩海潘侯至善以地官小司徒之薦秉守
是邦侯清忠以奉法寬惠以愛民謂為政所急者莫先於學
校所謹者莫先於典禮明年二月丁酉祀事既備侯於是
入祭于廟既祭惕然曰深惟歷代褒崇之典未有盛於孔子
禮樂文章上同三代之王故宮廟之制亦放而依之不得有
異今廟庭之南不立王者之門而為重屋則是諸侯異政而

大夫侏俗也豈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意哉吾為政於此大
俱無以稱

上意微而更之吾之責也退與博士諸生考古之制皆曰
制王者之正門曰應門觀春秋所載魯立雉門衛立庫門
侯之國未聞立應門者則應門為王者之門立應門於孔子
廟庭尊聖人以王者之禮也孰曰不然於是徵工儲功改作
正門於廟庭之南東西七間凡二十八楹楹其木石良材之
用八百堅甃之用五萬五千應門既立列戟於廟庭後王制
也然後周視學宮上棟下宇之撓折者易之右掖左平之峻
關者治之黜華丹漆之湯漉不鮮者則加以繪藻是役也民
不知勞功以用勸經始於某甲子落成於某甲子於是釋菜
於天子禮成訓導某以新作惟爾來告願刻金石於乎臨川

自南渡以來守臣之知不及此未有能更之者而始正於今
日豈非有待於明禮君子乎應門之立也有以見典禮行而
王制定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所繫豈不大哉吾黨小子仰宮
墻之高瞻廟庭之美得以由乎禮門義路使成德達才卓然
特出為明時之用然後有以副

天子取士之意不負潘侯興學之心矣故於應門之成也刻
辭於石永著終古

磻洲讀書處記

吳溥

磻洲宋周澤之先生講學之所也初先生為大學生時以上
書不報而去遂隱居教授學者翕然宗之曰磻洲先生有羅
澗谷者先生之高第弟子也為作樓若干楹以居學者先生
嘗題之曰磻洲讀書處迨宋社既屋樓亦隨燬今國子博士

岐鳳磻洲之六世孫也。後結屋其上，仍以舊扁書之。於是國
子祭酒顧菴胡公翰林學士退菴金公皆嘗為之記。間者博
士公復以示余，且屬言焉。夫周氏自磻洲以來，子孫世以讀
書為業。若其二子世國鎮國，則皆舉咸淳進士。其曾孫以立
則以明經再舉鄉貢，為鰲溪真文兩書院山長。今博士公又
以儒發身，嘗輔道主郊兩遷大學，而其子叙則又以書經擢
永樂進士高第，拜官翰林。二百年間，詩書德業之盛，衣冠聞
望之隆，何莫非磻洲世澤之及。宜乎博士公拳拳不忘其先，
仍以磻洲舊扁而名其所居也。余因歎曰：凡古之君子欲立
功立德，以圖不朽於世者，未有不讀書而能至者。是故以
周公之聖，猶朝讀百篇，以孔子之聖，猶常編三絕。漆書三
古，想夫在昔磻洲之讀書於此，是其誦習未必不倣周公孔
子之勤，其踐履未必不學周公孔子之篤。其欲立功立德，以
圖不朽於世，亦未必不以古之君子自期。獨惜夫當宋運之
末，主闡臣倭，國勢已去，言雖切而不用，道雖直而不行。至今
有識者猶不能不為之慨歎。今博士公歷官三十年，白髮蒼
顏，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蓋其心即磻洲之心，其學即
磻洲之學。矧又遭逢
聖明，荐被眷遇，而翰林又溫厚博雅得家庭之訓，有素。故凡
磻洲在昔之見屈於時者，今皆得而伸之。吾知周氏讀書之
盛，蓋又當自此始。而羅氏子弟倘有求從學者，勿棄其舊好
可也。謹為之記。

赤城霞氣軒記

解摺

輕窮約者而後能甘窮約，輕富貴者而後能趨富貴。蓋輕窮

約則不為衣食之所累。薄富貴則不為爵祿之所移。皆輕在外者也。重道德者而後知道德之懿。重問學而後知問學之宗。重恬淡者而後知恬淡之趣。重在內者也。今觀夏君廷簡之名其讀書之所曰赤城霞氣軒也。養其清明。重恬澹矣。安居茲。誦重學問矣。隱顯一致。重道德矣。歷官二十年而布衣蕭然。妻子無不足之意。非可謂能薄富貴輕爵祿者歟。且夫以霞氣之霏翔日光之隱映。朝暮有異而赤城之山。截然屹立。玉石內腴。光景外煥。窮萬世而不異也。夏君之重在內。輕在外者。謂非有得於斯歟。或曰。自君之先。祖愛赤城佳山水。因徙居焉。然君之家學其淵源不其遠歟。不然。彼之學書者。觀雲而感。觀驚沙而悟者。其何足為君之比方也。歟。赤城之山。其猶君也。富貴窮約。霞氣之往來也。或曰。君赤城之所鍾。是亦其或然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君尚考求以副之。

觀瀾軒記

天下之美觀。未有過於水者。江河之浸。溪澗之流。方其安行而無齟齬也。滔之湧之。貼然而莫測其際。恬然而莫知其所致。寂然而不聞其鳴聲。及其風與之爭而石與之鬪也。則其聲發焉。如鼓雷霆。震天地。其勢必下而歸。趨於東也。於此觀之。有似乎君子當無事之際。處常行之安便焉。或無甚異也。及其臨大節而不可奪。當死難而不苟免。則錙銖炳朗。震動天地。不二其操。與水之萬折必東。何異於此。亦觀瀾之一端也。若夫道體之妙。由其靜而有本。故能溥博而無窮。其在者。過非有所逐也。其來者。續非有所迫也。可以觀此理之通。

而致誠之德焉林平南有觀瀾軒有圖一卷書其說記于左
圖之立拙則余所未解而軒之作既未悉而亦平南之所富
意云平南名直字正德廣東人

頤庵記

胡儼

頤養也。聖人設卦取象上艮下震外實而中虛推養之義大
矣。胡子題其室曰頤庵志養也。夫人之生含精蘊真體立德
其所以參天地者在是。然困于形質而氣稟或拘役於情欲
而靈明或喪苟無以養之其何以充焉。是故君子觀天地之
化養盈虛之數端居靜念微其忿窒其慾不為物引不以事
擾保合太和以全其真精是必有道也。動息以時節宣以義
飲食有常衣服有制威儀濟濟行義不遠戒謹恐懼造次弗
離觀其會通慎其樞機直養無害心會體舒無頗乎外與聖
賢居頤之於人大矣哉。孔子學易則曰可以無大過。蘧伯玉
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嘗欲寡過而未能。吾年幾五
十。碌々無聞反求諸身。知所養者未至也。故以頤名庵。俛焉
孳々以求夫寡過庶幾保其貞吉。免於小人之歸也。歲月逾
邁不知老之將至。姑記此以自儆云。

靜學齋記

胡廣

京口蔣君用文以靜學名其齋蓋取諸葛孔明之言也。微子
言為記予常誦孔明之言反覆其旨深有得於孔孟之道。漢
儒言弗及是。朱子取其格言載諸小學之書以垂世立教。有
裨於世教者大矣。先儒謂孔明有儒者氣象豈非以此舉而
論者指其措諸事業而言。又可見其言之與行無相背矣。真
豪傑哉。嘗即孔明始終而論之躬耕南陽長吟梁甫不求聞

達則其靜之所學以充其遠大之量及左右昭烈父子開誠
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立國于蜀凜然有三代之風則惟
其所學而已東坡嘗云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
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辭
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
所能至也可謂深知孔明者矣其靜學之言簡要切實非朱
子表章之則孰知其為造道成德之語用文取以名齋其有
得於朱子之旨者矣夫學固貴乎靜也靜有所養則動有所
為務存涵泳以充全其德性則本源深固體用純備而措諸
事業者正大光明苟惟不然營營錄錄紛紛轉轉禮義無以
養其心利欲有以誅其外枳隄危殆不能以酬應萬變則何
以脩身廣才以成其學乎用文以深沉篤厚博通經史充實於
軒岐之說今仕為太醫院御醫其行義其著則其靜之所存
動之所施者廓然而無所疑滯而猶教不忘乎靜學者蓋
必求至乎其極也是為之記

壽萱堂記

清江金方寧名其奉母之堂曰壽萱求微子為記於今數年
未有以復之而方寧之請益堅屬少間乃為之記夫壽者五
福之首出於天而不可以強求之也人皆知壽之出於天有
不可必致歿壽不貳一聽於天之所昇然又有出於人為之
所發超出於造化範圍之外有非天之所能奪者故善攝生
者絕於耳目口體嗜欲之累凡有以害生伐性之物皆捐之
而不顧所以養其性全其天則神完氣固雖風雨霜露寒暑
秋冷舉不能好往壽齒遐永孰謂其機不在於人乎今方

寧取壽豈以名其堂者蓋不敢傲必於天而乃致力於人為之可必者是蓋知求壽之道而亦善事其親者也荀卿子曰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夫憂者大極之天皆有所一欲然一心所感憂思無窮豈能使之相忘耶世說萱草食之令人忘憂方寧固有取於萱之義求其親之常樂而壽庶幾有合於荀卿子之言也又況人之七情皆能致疾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移疴驚悸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怨禍乃相隨故曰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者相之故不得壽方寧能醫深知於調燮節宣之宜使親樂而忘憂以養其安適和平之氣宜其母享有壽豈克如其志之所願欲者乎

望天子建用皇極勸福於天下熙熙然舉國於春陽和

內日月所照皆為壽域豈但一家之壽樂而已哉方寧母壽

子孝於一堂之上者也

國家太師無事之賜又當知所本也

明秀樓記

廬山黃濟亨倚江為樓群山環列東南諸峰天容天玉之秀近在几席墨潭東山聳立屏障接于闌檻之外遠峯露碧出翠不際長江千里瀟迤于前舟帆魚鳥上下游泳烟霏雲靄陽春陰合江山之景四時朝暮變化無窮登樓敞闥臨目左右而有雄偉殊絕之觀夫居山林者多幽僻之趣或之遐曠之心竟今濟亨之樓不出跬步而得乎江山之勝槩不亦遐且曠哉間嘗至北京介中書舍人許君鳴鶴來論予名并徵文予為記子曰善觀山水者不泥於其形善為山水之樂者不泥

於真心夫川流山峙人孰不觀而知之然有不可知者匪耳
即所可及要必心領而意會之人生也稟山川靈明神秀
之氣故獨超然於霄壤之間惟不混於汗濁而能全其所稟
則其瀟灑絕塵之資豈出物表其油然之樂孰有踰於此乎
自非知道之君子烏乎可以語此予為名其樓曰明秀蓋撥
其英而去其滓也濟亭之登斯樓也徘徊臨眺呼吸山川河
海靈明之秀氣以滌其胸胃養其性靈毓其精粹則其中
然無役於物雖萬變交乎前而恒泰然不為之動日與九
姓聚處宴笑以叙天倫之樂賓朋往來焚香瀹茗觥奕琴
瑟以談夫道義於斯時也必有恍然自得之者其樂宜何如
也後容俯仰之間當思所以得之而有其樂以成其志者抑
如使之然哉要皆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相與鼓舞詩
歌於照臨沾沐之下使一而一鄉皆化而為明秀之士則
由已而推之於以見山川神秀之氣之於人也。不偏於所鍾
也。苟將假此以侈其志氣張其耳目聳其形體而不能造夫
高明遐曠之域亦非予取名之意濟亭好學而喜文能琴解
詩習讀靈樞經及郭景純諸家之書用之亦屢取效其蹤跡
半天下於名山川咸恣遊覽居家而又有山水之勝何江山
之綠獨厚於濟亭耶予以其得於山水者多故期之之至于
家滄洲與之東西相望一航之水比濟亭之所有予皆共
之然不得朝夕以居故舉以讓予濟亭幸他時歸老江村泛
扁舟往還於白沙清瀆之上登濟亭之樓以觀其所以荒闕
四顧尚當分子所有為予賦之遂書為記以俟

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楊士奇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財成輔相品節
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之生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
道。其所謂道，大而天叙之典，小而動靜云為之則，皆非有待
乎外者。既明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
斯民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為君知尚於仁，為臣
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
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知尊中國而外夷
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
幾於夷狄禽獸也哉！自漢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厚其禮而
尊用其教。國家君師宇內，一惟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

而府州縣遠而邊鄙，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或以
有事與社稷等，可為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某有慢，則其
治亦隨之張弛焉。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自成公何文定王
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禹郭瑛來為令，祇循德
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其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
許為學，甲辰之夏，巷民弗戒于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
火烈，人罔收措。瑛拜頌叩首，澄誠籲神，靈應響答，反風熄火。
殿及兩廡弗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以滋弊，宜撤以新。方亟于
衆會，詔有司修飭祀典祠廟。邑人趨義咸願，有助。遂卜日
就事，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像，前建重門，講
堂齋廬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于舊規，於是令率學之諸生，
行舍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具

事本未加書介中書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夫祗先聖以勤
教事理民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
子德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與起相助之易也嗚呼邦
人俊秀來游其間必也升而之廟憲焉肅焉秉其對越之誠
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其仰鑽之志而進
隨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日廣處也有以續前脩君
子之光出也有以任 國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于賢令與賢友
兄之盛意哉是役也令主之助之資者邑士宋士某某助之計者者
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年某月某日
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務勤堂記

江蘇省貢生陳舉進士為監察

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游之舊也屬為書其所以
名之故而自傲焉其言曰真學不足以究道亦不足以濟務
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一方耳目之寄網紀之任夫山
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數千里之地土廣而民衆
其人之休戚浴之得失皆吾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
而免譏累哉惟是夙夜兢兢弗勝之為懼也又竊念之良驥
一日千里如下乘而弗息不駕可至也真之劣也使果能持
之以不息之誠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為克篤其志者
也蓋嘗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
一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捷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
蓋法天之捷以為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無以底
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逸之說於事君也

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學者之問政。亦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彊志而力行。其本則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誠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誠可為克篤其志者歟。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四輩。邂逅沙羨。相與讀書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或登大別而頽江漢。或扁舟浮游南浦。赤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憑高騁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鉞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願其所自得。蓋富貴貧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且逸如此。而奚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

聖明在位。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趨實。以就功業。而存誠宜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賞。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

為之書。

翠筠樓記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為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汝敬之言曰。屬春景融霽。秋氣澄徹。八窓洞闢。天風徐來。鬱乎如青雲。汎乎若蒼雪。頽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搖蕩於履舄之下。坐而聽之。嗚嗚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至若涼月之夕。揚鳳羽之端。躡冰雪之晨。挺琅玕而獨秀。皆樓中佳趣也。閒暇而登焉。蓋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入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曰。信可樂也。而非有瀟灑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詩

夫高臺廣榭嘉木森布葩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
日相聚而懽宴淋漓此豪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也其固
自恃以樂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
視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豈獨
清濁之相遠哉同倫殆有異乎衆人之所尚者與抑君子之
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六竹
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音
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為君子之所
尚而同倫之志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桃
林又自桃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
士也予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
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乎竹者遠矣同
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為八世其所尚殆有所自邪故推
本而為之記。

文丞相祠重修記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
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
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莫
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
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
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之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
復為已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
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闊浩然之氣以
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

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
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撫公所著
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社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
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
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
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

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
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
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廢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
使人之皆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風烈之有公也於乎
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
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山州字執中保定唐縣人覽厚

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刺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蓋
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日早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
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也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重建吟溪橋記

周忱

廬陵城北二十里有吟溪橋陳氏世家其旁郡誌以為唐詩
人杜審言為吉州司戶時嘗吟詠於此故溪因以得名而橋
之建則自元盛時陳氏之長者仲方公始橋有亭則其族姪
環溪公所作而翰林滕玉霄為書其扁豈又漸傾圮洪武初
環溪之孫寧國知府子符公葺而理之永樂甲午為巨浸所
決湮滅無遺行旅深以為患蓋吟溪為表臨吉二郡往來之
孔道自橋之廢冬寒病涉者固衆然未足為害春夏水潦交

集悍怒衝激兩岸相視者駭膽慄魄不敢涉而北鄉之民以
徭役赴官府期會者有不容於不涉每不得已裸衣憑梗亂
流而度不幸而人馬俱溺者歲常有之寧國之子致廣銳志
興復貽書京師與予謀閱十有八載未有成其志者宣德壬
子予丁家艱歸蒙息奪情而起郡守陳侯本深與予王君
時泰來餞予因以橋事告陳侯侯感然曰橋梁不治有司之責
也吾何敢辭時郡縣籍編戶之中上者歲輸役錢于官戶有
定數侯乃命邑宰張君叔倫蠲旁近二百戶俾如數施于橋
而免輸于官旁近戶得蠲必以錢而又以橋成亦其所利遂皆
樂然來施四方豪傑之願助者又若干人致廣曰橋吾先世
所創也專仰於人可乎乃發庫先捐粟二千斛以給工匠之
食屬其族弟彥備縣蘇州之弟晏為護送歸車重其事自曰
費有不給皆在於我經始於是年十
下列三洞用石以丈計一千二百有
四千三百二十夫匠以工計通一萬六
十有二樁築深甃堅緻完好比舊者
予宜記昔益國周文忠公作鄒公橋記
有二佛者以心巨室以貴官府以力然
者或失於慘心者或失於緩今是役也
於雲得致廣之費而不至於慘具是一
者勸率之心一啓齒之間不假歲月而
故具載其事使後之人知予三人者用
使不至於壞且廢則其利將及於無窮
與凡效勞者之名氏則具列於碑陰云

文翰百十四

落成於明年之二月
石之灰以斤計九三萬
千八百四十上為屋
加致廣復以書來謂
有曰世之成橋梁者
而力者或失於雲費
得陳侯之力而不至
吾使予以區之效佛
以此美事豈非幸歟
心之勤常嗣而脩之
也若夫施財之多寡

雪菴記

延陵龔伯容氏寓居金臺之墟作菴
季冬之月玄律窮嚴氣升同雲布而
俱白清肅之氣入肌骨伯容顧而
明年春客有聞其名者徑造其菴以
觀于菴之中但見書一架琴一張筆
具而已復與觀于菴之外則見山之
幽邃卉木之紛敷求所謂雪日無古
地之氣温則為雨寒則為雪四時
而雪則惟集於冬春夏秋未嘗有
乃誰焉伯容笑曰君知吾目中之
目中之雪之之容色也胸中之雪
無性情則無時而不在也且吾常
初陽有君子出處之道焉抑塵掩
之德焉霄壤移玉封條綴花有君
凌殫災害有君子捍患之功焉平
願治之志焉凡此數者皆雪之性情
何計乎春夏秋之有無哉客聞其語不
觴客相與詠黃竹之詩誦梁園之賦
寺正蒿菴嚴先生俱在坐得聞其語
畫記

畫記

人物小畫一卷自虞舜至丁蘭通二十
備矣姑蘇鄭氏伯膺謹厚人也自少
諸御邦來居京師今老矣而孝弟之念
益篤弗衰以為士族

陳敬宗

垂訓子孫此為之本。乃集古之聖賢而
姑與天凡之相交愛者。圖厥形像附載
後昆俾凡子孫之篤厚彝倫者。知所取
人倫之至者。而以大孝稱之。所以標準
端其他卓之各有表異之行。常人行有
于其後事。雖散見史冊。伯膺表而出之。
深且遠哉。吾觀世之貽謀燕翼者。廣田宅
飽。永底逸樂。斯為遺後之良。伯膺非無
在彼而不在此。重其本耳。得君子務本
以具於世之人也。而凡為其子孫者。可不
其載述於吾事親之際。念其所以孝而
念其所以弟而盡其弟。按於目感於心。雖
弟其可得乎。伯膺之善訓。其子孫如此。雖
加諸伯膺年餘六旬。髮雖種之。而雙瞳
上。左圖右史。手不釋卷。且善醫。有來求
善藥與之。弗較其直。又以見伯膺仁愛之
二十有四事。具列于左。方是為記。

葵軒記

廣州太守方公佐。初為邑于上海。時嘗以葵名其軒。而徵言
為記。葵菜之微者也。埤雅謂其心隨日光所轉。故陸士衡詩
有云。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馳。若然。則是葵類乎。有知者也。
夫植物本無所知。得春之雨露而生。得夏之風霆而長。得陽
和涵煦而暢茂。寧焉而舒葩焉。以敷其心。欣之然而馨。榮若
將有感恩之私焉。宜其向日光所向而傾仰之也。一草之微

尚然况人為萬物之靈者哉。夫日君象也。君之於臣。除殘去暴以衛其生。分田制祿以厚其養。錫封頒爵以隆其名。冠冕佩玉以華其躬。恩極至矣。而九臣之感。是恩者。非委身殉國。一飯不忘不可也。非尹吉甫之夙夜匪懈。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亦不可也。此方公葵軒之名所以立也。託物以見志。因名以顯實。夙夜鞠躬。其所以感戴歸仰圖報。

朝廷厚息者。其心宜何如哉。公自太學生一蹴而至縣令。自縣令一蹴而至郡守。非公之幸也。由其感恩之心。念之不忘。亦猶葵之傾向太陽。一刻而不相背。故天有以默相之耳。詩所謂求福不回者也。辭棟之崇也。其又可以涯涘之哉。是為

記

退思齋記

陳繼

少師兼吏部尚書巴西蹇公。禹文記其所謂退思齋者。公聖朝望臣。忠節聞天下。而以退思識其所思。公之思可知矣。公之進見於

天子。推至誠而輔導。經綸黼黻。致

天子為神聖。基社稷於萬世者。蓋不在乎一時之所思也。由公之退處也。寂然齋居。冥然以思。其所思者。堯舜之道。浴乎天而脩乎人心者。思極告於君也。皋夔之道。忠於君而惠於民者。思踰而立於已也。思之則又思致其道。而為雍熙之治者。陰陽四時。何以調之。禮樂文物。何以章之。教化敷施。何以先之。民俗之風。何以厚之。思之則又思進賢舉能。俾立其位。而相與贊輔。以成其所思者。是為公之退思也。公之思大矣哉。以公之思之大也。故能佐

天子治天下如堯舜之治於乎公之思者。
朝廷之榮天下之福也。故樂為之記。

竹軒記

姑蘇徐以道家居愛竹若

北京地無竹產也而亦不忘竹之愛求寫竹之形神於中書會
朱仲昭用置于壁坐而對焉思而對焉應事而對焉對之恒自悅而
自快也。謁文記之竹其好者多矣。好其直好其節好其虛心
好其不變於霜雪好其羣居不倚獨立不懼。是所好者天下
古今有也。以道豈以泛然而溷與之同哉。其意以竹草木也
而能致好愛於人。一秀靈而異於物者而或反見憎遠於其
類也。所以取勵於竹而攻其未至者以磨治而濯洗也。君子
之為學不體乎聖人無以準其道不法乎賢人無以立其行。
不友乎賢人無以輔其學。三者苟無所後而謂至焉求好愛
之於人而若竹之不厭者幾希矣。所以以道之有畏而敬言者
宜有取於竹也不然竹何與於已哉。

半野軒記

蘇之稱茂族者多矣。至其子孫克以礼義自振者則不多也。
若郭氏宗儀余深有與焉。郭氏在元時貴厚埒封仕而有立
行義蜚聲掛人口者。至宗儀五世矣。宗儀美儀容身之不群
讀書治今古。趨礼蹈義快然以勇作自用。君子儒之家居郡
城之西北去闕闔五六里。地當爽塏築室以棲書。對陰掩
映前後者不知其喬木之有幾也。異彩幽香洒并四時舒而
為葩。歛而為實者不知其叢之有幾也。澗之鳴泉晝夜循階
庭苔而為池。達而為川。合而為匯者。又不知其流之有幾也。

白雲悠揚飄泊几席清風徐來倏與之去天青日華萬象畢
出西南諸峯遠帶於東北者企而若馳偃而若仆拱而若立
突而若怒竒分秀縮惟詭而不可殫其狀者皆出窓戶間宗
儀覽之而氣舒翫之而神熙咏之而心怡以其有所得也乃
顏其室曰半野軒焉文記之余慨故家子孫恬自昧而安
為碌々者不少求如宗儀者其易得耶記其軒而可以靳之
耶邑外曰郊々外曰野々有稱壙垠與廣莫者今日半野則
非其之謂矣是蓋以半於郊半於野也君子之心不膠於物則天
下之物無不快其意者坳堂之水而足以極滄溟之大培塿
之七而足以極泰華之高如是者由吾心而寓乎物也心寓
乎物而物不物吾心與物俱化矣心物俱化安知半野之不
為壙垠耶不為廣莫耶壙垠廣莫而不與天地同耶天地之
大吾心與之大得吾心之大則凡物之困於天地間者皆困
吾之心耳目之所得者皆吾心之樂事又何遠近小大之窒哉
無遠近小大之窒其心與天地為無二斯言也惟可與達道者
言之故吾用記宗儀之軒也

兩山草堂記

黃淮

永嘉號佳山水其宗大雄傑者率多淪于幽渺城居不能專
其勝環城內外可名列而指數者其山有九術者以其上應
北斗故名其城曰斗城云九山之清秀穠麗莫若華蓋孤竒
峭拔莫若積穀華蓋據城之東積穀由華蓋少折而南拱揖
回顧斷而復續曲盡情態郡學司訓劉朝緝甫居于兩山之
間北牖洞啓則華蓋之秀色森然郁然近可攬結宴坐堂上
則積穀之清氣鬱之紛々排戶而入華蓋之頂有古松數十

株偃蹇盤錯如類虬龍。天風間作則松声怒吼若轟雷若奔
濤若萬馬馳突振撼林谷。聞者毛骨為之颯竦積谷之麓有
龜湖泓渟澄澈可舟可釣可湘可濯沿龜湖東行數十步有
仙人之窟宅曰霞洞嘗見舟光起于其隙煥若霞彩焜耀人
日景物可愛者大略若此。若夫朝雲暮靄春雨秋露雪霜之
凝積陰晴之蔽舒變化倏忽莫窮其狀。朝縉之居適據其會
不出戶庭而華蓋積穀之勝槩皆在日睫間。因名其堂曰兩
山草堂。樂得其所也。屬者績來京間過余請記。夫人之怕情
處城市者厭喧囂。處山林者厭岑寂。常患不能相有也。今朝
縉處城市而有山林之樂。其所得可謂厚矣。然而兩山之左
右前後室廬比櫛。居者不知所以為樂。而獨朝縉得之何哉。
蓋天下之事有所重則有所輕。彼逐々於利欲營之於垢紛
者。雖有山不暇顧也。朝縉心地坦夷神氣爽達不為形役不
為物累。靜觀天壤間紛々總々無非自得之妙。故於兩山也。
仰而視俯而思豁焉有契于中。蓋將与淵明採菊東籬漣溪
庭草交翠同一天機之流動。豈徒景物云乎哉。是則名堂之義
信有其實而無愧乎古人矣。雖然朝縉一士人也。自非際遇
明時優游教職藉祿入以仰事俯育殆不知能遂其樂於兩
山之間不乎。是為記。

雪岩記

陳鍾

南海士族固多。九江岑氏其一也。有名越恒字景武者。志尚
清潔而號曰雪岩。一日偕其兄越鏡來謁。因出一巨軸。乃禮
部郎中黃君養正所書雪岩二大字。請文為記。予詰之曰。嶺
南從古無雪。子以雪岩自號。不亦誑乎。景武對曰。走所居處

有一石岩可容數十人坐。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岩內石乳凝結潔白猶瓊瑤然。臨而觀之恍猶積雪。吾平昔素愛雪之清潔。因以雪岩自號。非真有雪也。予復謂之曰子之嗜雪之清潔徒見此耳。奚曾見中州之雪乎。當隆冬盛寒玄冥司令同雲萬里朔風凜冽騰六騁巧六出花飛或細如鵝毛或輕如柳絮頃刻間或小如掌或大如席遠近川原純白色。行人往來如履瓊瑤之地不供詩客之吟哦誠為豐年之瑞也。中州雪景如此使子獲覩之豈不足以慰平昔所尚之志乎。矧子生乎士族政當妙齡常從賢師友講貫經史振勵厥志以功名自期無棲遲桑梓以雪岩自適也。予因其請書以勗之。

翠蘿軒記

大九山林園池遊觀之所。足以娛心目適性情者必因人而後勝也。使其不遇乎人雖帝廼享之盛山許子春之東園灌莽之岑而已。蒲葦之區而已。鳥取所謂勝哉。予於陳君英祖之翠蘿軒蓋深有感於是。陳為吾邑著姓先世多以儒奮歷顯官者不可悉數。而嘉甫公尤有重望。君為公諸孫所居。溫塘擅山林園地之勝。喬木鬱葱翠蘿交蔭塵氛不到。清氣逼人。當時雨初霽綠陰滿庭。窓牖洞開翠色可挹。軒前諸峰森列環拱。朝嵐暮靄。態度萬千。平池綠波極望無際。雖掛壁有琴。插架有書。芻樽有酒。而滌煩去紛怡情適意者。於翠蘿不能無助也。乃不遠千里徵文記之。予惟物固因人而勝。亦以文而傳。盛山美矣。而傳於韓昌黎之序。東園佳矣。而傳於歐陽公之記。今君所居之勝。雖不減於盛山東園。惜予文不足

以振之也然予聞君子之樂不在於聲伎遊畋蒲博一丘一壑一木一石亦足以暢幽情彼汲之於聲利之場塵俗慮常或撓其衷所居雖勝矣暇樂乎君素有雅志去紛華之習崇禮義之美養晦山林寄興高遠有巢雲松者之風跡彼汨沒世好勞神焦思者孰劣而孰優歟母徒以嘉遯為高果於忘世予知其鶴書走龍有日期立功名以昭先德安知無韓歐之筆為斯軒發揮耶。

臨溪堂記

馮泰

慈谿在縣治東南巽隅蓋漢孝子董黯嘗奉母居其地母樂飲大隱水溪距大隱吉行半舍而遙黯朝夕走汲歸以供母母安焉已而所居溪泉變為甘冽母試飲之味不殊於大隱者黯免汲人以為黯孝感所致號其溪曰慈谿因以名縣以彰其孝也予友林君自盛作堂于溪之上外固而內完奉其母陳於斯顯之日臨溪間因具子鄉進士崇高上試于禮部請記於予嗟乎巷名惡子曾見之不入里有朝歌墨子去之君始居縣街之西既而遷街之東至是蓋三易矣豈徒慕夫溪泉之勝哉景行先哲斯其在矣君少喪其父事母以孝母常患風痺或旦夕作或弥月不止作則心悸体痛呼聲動旁舍似不可堪者君躬為熨治鉅寒折膝暑消金未嘗暫去左右甚至困憊身亦未嘗沾席如是者積歲矣宣德乙卯母年八十餘以終君匍匐哭踊幾至毀滅鄉人憫之每遇諱晨必烏之孺慕如始喪者君其孝哉夫孝百行之本無古今無少長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已黯在當時被旌褒之典廟于郡邑灼于四方由今不廢而君尚處委巷

以為編戶之列是則可慨然黯之後迄茲無聞而君得若崇
高以為之子方將舒翹揚英以駿之乎顯融予又不得而先
後之也雖然黯沒而溪則在也母沒而堂則無恙也君於春
雨秋露之朝俯若泉而升若堂有不致思於母氏者乎有不
泫然而流涕者乎斯其有必然者矣予與君舊為同學因本
其所志者為之記若夫溪之清深堂之崇卑不係於是者則
併略焉

月軒記

錢溥

余之昭慶園上人自署其定所曰月軒予嘗扣而問焉昔宋
伯虎有月軒詩在茲山圖經可考也此亦攷古而為之者乎
上人曰吾軒雖非古而月猶古也予不觀吾軒乎四簷林木悉
屏列之恐陰翳障吾明也八窓洞達一榻之外了無長物恐

壅塞碍吾明也嘗夫初昏靜坐明月東來皎如圓鏡暖若
輪夜半氣清虛白滿室仰而視之浮雲西霽衆星斂輝圓明
透徹內外俱融於斯時也萬慮潛消一塵不動孰知圓之為
月而月之在軒乎余曰此殆上人得悟在定時也然知軒有
存亡而不知常存不亡者月乎知月有圓缺而不知恒圓不
缺者性乎性即天也月猶身也而軒雖小非一大蘆蘆乎月
之恒此虧彼吾自之出生入死也而性天之圓則無彼此無
生死矣圓其月之體性之全乎上人作禮曰圓也知教矣苟
貧子言有如此月

李氏家藏翰墨記

彭貫 字進唯安福人浙江僉憲

吾邑掌教李先生名伯璵字均美雲間望族由鄉貢任今職
暇日迺取其平昔交將通問書札裝潢成卷求予記之予因

憶今廬州通判謝公謙牧與予道及居肖監時曾與先生同
處備稱先生穎敏過人學有源委誠為一益友也既而予竊
祿于朝今少宗伯桐廬姚公夔時為黃門暨其弟今福建
參議姚公龍時為秋官與予並道及先生居其邑庠率諸生
恩義兼盡教有方法誠為吾嚴師也予前後聞二三言惜不
得覩其面耳既而予備員浙江憲司先生轉任秀水分巡見
先生於屬官中器宇軒昂威儀雅慎卓然出人一頭地時
予尚未識也改容接之乃先生焉隨詢諸僚屬諸生中備道
先生德與謝姚二三公所播感無異然尤未見其實耳既而
轉任吾邑時生徒幾三百人而吾子姪六七人廁其間先生
見諸生頗衆恐其放弛即立程規嚴課試別次第曰某也某
也甲也某也某也乙也其見之明不啻鑑空衡平而水止也
聖塞碍吾明也當夫初昏之時如圓鏡之照物如圓鏡之照
輪夜半氣清虛白滿室而物皆顯矣夫星欽輝圓明
透徹內外俱融於斯時也物皆顯矣夫星欽輝圓明
月而月之在軒乎余曰此正人倫之定時也然知軒有
存亡而不知常存不亡者言月之在軒乎余曰此正人倫之
定時也然知軒有存亡而不知常存不亡者言月之在軒乎
餘著性乎性即天也月猶身之而性猶心也一夫籛廬乎月
之恒此虧彼吾身之出生入死之變夫之圓則無彼此無
生死矣圓其月之體性之全體也夫之圓則無彼此無
食子言有如此月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十四

由是甲者以勸乙者以勉而登癸酉鄉錄者幾二十人而吾
子姪曰彥充曰善二人則其間况諸生進業將來猶未可量
也非教有方法學有源委者能之乎越明年予蒙
上恩放歸于田適先生求記其家藏翰墨予閱之有稱知己
者有稱廣文者有稱掌教者有稱鄉元者有稱賢友者如憲
副韓公參議蔣公祭酒吳公繡衣孫公太守王公翰林錢公
輩皆其所與交者有稱父師者有稱尊師者有稱尊先生者
有稱老先生者如夏官俞公輩皆其所從游者中間語意懇
切稱德不已感德不一觀此則又見先生之所以教人之稱
感者在在有之非特謝公稱其為益友也非特姚公兄弟感
其為嚴師也噫以先生之德之厚如此宜有以獲其報而大
享其祿而猶淹滯于茲或者天欲屈于前而伸于後也或者

天欲啻其身也。而豐其子也。今先生令譽已聞于朝。其子曰澄。學業已成。曰清。已登進士。不知天之所以報先生者何如邪。書曰作善降祥。予姑記以俟之焉。

百牛圖記 計本善 勸湯人

予觀書載武王克商放牛於桃林之野。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不可以數計也。詩云牧事有成九其犗。則非犗者尚多。可以數計乎。惟韓文公畫記。歷舉人物之數。備言之。觀夫川原曠遠。草木叢茂。或順風而奔。或見月而喘。牡曰牝。牝曰牝。生子曰犢。無角曰撞。黃而黑唇曰犗。赤曰犗。白曰犗。良曰犗。純曰犗。雜曰犗。角不正曰觥。角不齊曰觥。有陟有降者。有陸有涉者。有伏有走者。有寢有訛者。有齧有拘者。有溲有詆者。有痒麻石樹者。有怒而蹄齧者。其色其形。而莫有同焉。牧人二十有

四。有騎者。牽者。有逐飛禽者。有擊鳴鶴者。有圍田字棋者。有戲相搏拳者。有荷篋笠者。有裹糧糗者。雖不及牛之數。而亦莫有同焉。古今名畫。稱戴嵩。而此圖品格。曲極其妙。把玩久之。意非戴嵩之筆。亦未詳其何人手模也。嗟夫。居廟堂之高。而有問喘之賢相。則陰陽調而雨暘時。慎擇守令。而嘉惠黎庶。則賣刀買犢之化行焉。玩物適情者。寧不有感於斯。是為記。

福山書房記 陳契 字 甫田人 監察御史

浮梁戴均廷脩居先世遺書於其堂之南。為楹二十有一。梁如其數。綴二十尺。衡倍之。扁曰福山書房。即其地而名之也。不山節不藻。枕四壁粉素。昭其儉也。軒窓四豁。志虛明也。門垂以帷。辟風塵也。庭不植果木。花卉。嫌蔽障也。牖間南嚮。列

皇朝制書蒙以黃帕尊國典也。經書在東北子書次第列其東南崇正道別異端也。漢魏以來諸書諸史諸鑑在西北天文地理山海寰宇諸志諸經諸記次第列其西南先人後物也。古今諸名臣名儒章奏詞翰之屬分列於東西序。隨世代而為次第也。其他一切權謀術數之說與夫俳優不正之書一魚所不懼亂真惑志也。養性情之琴瑟懸于其南之東楹觀德之弓矢懸于其南之西楹。小物不遺也。前特設一案北向擇其年與學俱優足以表儀後學者居焉。重師道也。旁設長木榻二於東西子姓兄弟以次而坐各事其業。長幼序昭穆分也。自其世祖錢塘知縣公遷自婺源歷宋元至今日傳之非一世守之非一人書之所由積也。自其曾王父東山先生得正學之傳於雙峰之門人子孫世守其道。書之所由

益明益行也。一門之內父父子兄兄弟弟書之著也。處者里閭薰其化出者士民沐其休書之潤澤也。書與戴氏其兩無負歟。然司馬氏又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似與戴氏異者彼以積書在陰德者言此則積書在陰德中也。蓋惟其於陰德能積故子孫於其書也能讀書能讀故其於陰德也益積而流衍於無窮。蓋交相替也。此西江之稱文獻者莫戴氏及也。房成於成化元年九月也。速記者其兄監察御史君建節也。為記者建節之僚友莆田陳契也。成化戊子秋九月望記之歲時月日也。

習靜齋記

王皎

字應光青田人由舉人任德州學正号泉石菴

蓮谷項氏家世業儒名鑑字應表者沉靜寡默長樂貳令原望之孫處士文素之少子也。從堂伯畊雲先生講明經傳旁

及子史百家之書因自誦曰人不學不知道不靜不成學
聖賢者靜之功也靜當加之意焉乃顏其巖脩之所曰習靜
歟友陳良毓輩來徵記贈而勗之記曰生乎兩間而得參為
三才者心而已矣是心也人之神明酬酢萬變於物為靈故
枯之則亡失撓之則并營終日擾而弗得以安寧者弗靜
故也不有休之孰從收之君子必制目閑耳歛之於恬淡無
為之天而不交於聲色之勞年謹言慎行脩之於閑雅恭默
之日而不奔於利欲之紛拏如是則方寸之間湛若止水寂
如泰山學可成賢可及聖人可希而天地可參也一有不靜
則驅馳外務之不暇况望心能存乎哉今觀項君之靜非平
日所習有定曷克臻是耶若夫齋館之深林木之陰白丁不
到紅塵不侵地雖靜而不係於習習其靜者寧其心也心寧

靜矣雖處喧囂之衝要其能勞我神耶是則地之靜與不靜
不暇計也若項君者之習靜信有功矣懂、於勢利之衢役
役於不義之途視我項君寧不愧夫

雪月梅記

芝田毛叔固宋雷州守當時公之孫處士初陽公之季子也
守身樂善濱溪作樓三間上為燕休之所左琴右書垂諸中
者先世雪月梅一幅其筆意徐補之相上下遂珍寶之既而
植梅數株於樓之外取合於圖時遇隆冬芳花騰發玄冥滕
六剪水戒寒同雲霾於八荒飛瓊瑤於六合待向暮也過飛
廉收鐵騎月離滄海徘徊太虛金精與玉屑交輝瑞氣共芳
魂一體四啓窓櫺三清當戶恍然遊乎太素之鄉立乎廣寒
之府也於是圖重整謁予為之記予惟風雨霜露流形兩

間莫非教也而質之潔白者雪為優列宿五星懸象霄漢莫
非法也而光之明瑩者月為盛水陸草木之花莫非是理而
孤高清馥梅特有焉三物者雖賦不同養素各異是皆得乎
造化之一以成陰陽之運也自其隱者而觀之則道體本然
蓋不能與之而無間自其顯者而觀則清與我皆相得也曾
又何歎乎此雪月梅所以可愛而斯圖斯境所以有斯樓也
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遂不辭為之記

永思堂記

童軒

字士昂號巢書子鄱陽人

堂以永思名者所以志不忘乎親也親者身之本也親存則
事之以盡其力親亡則追之以盡其思此雖理之宜然而孝
子之心自有所不容已者故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則必有悽
創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則必有怵惕之心於乎此孝

子之心所以有不容已也大梁王君景遠喪其親垂二十年
於今矣念其所居有軒亭闌檻之麗曰此吾親之所初也有
園池花竹之美曰此吾親之所留也有琴尊圖史之富曰此
吾親之所藏也於是每一思之輒泫然流涕至於歲時伏臘
展時祀之禮則偕其兄弟相與哭於中庭盡哀乃止由是名
其所居之堂曰永思所以志夫終天罔極之情於不忘也雖
然予將有以語景遠也均是思也有大者焉小者焉是故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此思之
於祭祀之時也思之小者也色思不忘乎目聲思不忘乎耳
心志嗜欲思不忘乎心者此思之於居處之際也思之小者
也觀書冊而思手澤之尚存見梧捲而思口澤之不泯聞風
木而思侍養之不逮者此即事即物而能致其思也若是可

也雖然亦思之小者也若夫思立身以揚其名思誠身不適乎物思居處而能莊思蒞官而能敬思事君而能忠者此則思所以顯融光大之也非所謂思之大者乎小者固不可忘而大者猶所當盡景遠其有意於是耶景遠曰吾非敢遽望於是也然吾之志則有在爾蓋以吾之身與吾兄弟之身皆吾父母之遺不忘吾身則不忘吾親不忘吾親則不忘吾兄弟之情又吾之子孫與吾兄弟之子孫繼今而往不知其幾人思其知愚賢不肖之異思也思其親盡服盡相視為塗人也俾其造吾之堂者莫不興夫天經地義水木本原之心則吾堂之名可以有永而無替也吾之志亦若是而已若夫思之大者吾雖不敢遽望於是而亦不敢以不勉也嗟夫景遠其純孝之士哉孝其親而欲施及其子孫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景遠之謂歟是為

記

萬竹堂記

商輅字弘載汝安人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竹雲谷處士濮君孟常所植也堂則處士子瑀所構也瑀謂江石新城教諭以記為請示不忘處士志也濮氏世家桐廬雲溪之北環翠山之西族屬衆盛居室叢密處士厭煩囂樂幽靜乃正統甲子去家二里許擇地得假山植竹可數畝并松檜之屬悉成行列久之鬱然穹林層青疊翠宛若綠雲在目遂自號雲谷築室其上扁曰雲谷軒每山巾野服引子孫輩循行林下顧瞻徘徊似與為忘形交者嘗誦宋人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之詩擊節嘆曰旨哉斯言是吾之志也又曰昔王晉公植三槐於庭期子孫位三公予固無似植竹

萬顆庶後之人有以節操顯者乎天順庚辰處士以壽終瑀
執喪哀毀服闋赴歛學教諭未幾丁繼母憂歸復購地雲溪
祖居之前闢高為平創廳事三間署曰萬竹堂承處士志也
堂之東立祠堂一奉先代神主備時序祭饗傍作耳房蓄祭
器及先世所遺書籍器用堂之西別築室為讀書處以繼八
世祖諱桂發宋景定三年進士提舉公所題舊額他如厨舍
之類備列祠堂之東以居守家者始事成化己丑五月至明
年五月畢工瑀釋服趨朝以有新城之命造予徵記
將刻石示後其用心勤矣惟竹中虛外直貫四時而不變其
色其植物之貞者乎以之比德節操剛勁之意也以之况後
子孫衆多之象也予聞處士隱居樂善耿介絕俗誠有類夫
竹之貞者不惟已類之而又期其子孫皆若之也謀之善際

可見已而瑀以文學致身歷茲清顯將來所進未量顧汲
以紹承先志為念豈非克孝於親者乎濮氏後人其引而勿
替則名堂之義久而愈光矣予故為之記

代祀東鎮感應碑記

包瑜

字希賢浙江青田縣人由舉人任教諭號稽古齋

成化戊子之歲自春徂夏天久不雨終風且霾禾黍不克秀
麥欲實而稿

皇上憂恤民艱乃躬齋戒祝香幣分命重臣禱祝天下名山
大川用弭災沴以全生民于時山東巡撫則右副都御史晉
陽原公實泄之上乃遣使者持香幣祝辭就命代祀東方
嶽鎮海神公自四月晦受命即齋沐斷葷血祗肅一心以
謹承事乃以五月壬戌朏祭告泰山丁卯至東鎮沂山神祠
是時驕陽方熾空無纖雲民食之艱虞在旦夕詎敢謂天之

可必乎既至視牲之頃則靈風颯爽陰雲四起質明行事祝
進香幣獻享禮成則雲氣周布微雨沾潤事已往青州將赴
告東海一道風雨隨車而行夕宿郡城甘澍連旦已巳大雨
歷壬申方已優渥沾足禾麥之苗者秀實者成災沴以消民
用大說莫不以為數月之旱而感通於一日之間真足以挽
回天變而收有秋之慶於雲漢咨嗟之後也於是知青州府
錢唐李侯昂暨官屬耆民咸願有紀以昭德徵乃俾瑜記之
瑜以儒流忝與駿奔之末目覩言加應欣懌不已於是拜手稽
首而言曰天之於人其迹若不相涉而其情則相通其用則
相資顧其所為之何如耳陰陽風雨天之為也耕耨稼穡人
之為也人之為者非天不能以自成人固不能不望於天天
之為者非人不能以自遂天亦不能不資於人故為之人君
所以代天理物以濟天下為之人臣所以寅亮天地以弼一
人其所以敬天道重民命者皆以其時而有所為是以古者
龍見而雩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以祈穀實
皆為禱雨而設也我國家受天明命敬恭神明望祀山川
歲有常禮時災民患告無不答且東鎮自昔所封為一方之
主時出雲雨屢著靈響公之始至一新廟貌則神之所以福
我生民以答皇家之盛禮者宜必有在况茲久旱公以
天子大臣撫臨一方受命代祝其精誠若是則天必監之
而神靈響答霖雨應期如取諸寄是固
聖天子一德感享代天理物之驗實亦由公克謹仰承寅亮
輔弼而致然也是可諉之適然而謂天之果不可必乎謹為
之記其實以勒諸石若夫協誠陪祀則有左布政使雷公復

按察副使劉公敬都指揮僉事高公源暨府衛官屬具列名
爵于後琰用彰一誠以同垂不朽云

拙菴記

東嘉之蒲川有隱君子曰管希召者積善循分好讀書善為
詩工文所居一室古朴閒雅無雕巧之飾因自號曰拙菴予
姻戚葉原敬嘗過訪而有取焉歸以語予請為之記夫天下
之事萬有不齊智者能經之巧者能營之固非拙者所能辦
也拙近乎愚君豈愚者乎作偽曰拙君豈偽者乎謂其拙於
用多非有安仁之望也謂其拙於用長非有方叔之任也謂
其拙於催科非有陽城之政也而何以拙名哉曷不觀諸伎
乎積棊累卵可謂巧矣而危甚焉承蜩累丸可謂能矣而勞
亦多焉迭弄七劍雖幸蒙賞而終以致戮工造戲具欲以取
媚和布以削階自古作奇伎淫巧以取媚和布以削階自古
事豈必巧者所能辦而拙者果無能乎誠而已矣諺曰巧詐
不如拙誠媚辭佞口聞者悅喜而謹且樞機者無與或之患
突梯卷鬻見者稱賢而折旋蟻封者無墊溺之虞不能為桔
槔則寧於抱甕不能為機空則寧為豐碑天下之事豈有巧
而不危拙而不安者哉故商鞅之智則不如武子之愚祝鮀
之佞則不如雍也之仁故夫子謂巧言令色為不仁孟氏以
機變之巧為無耻蓋亦以懲夫巧之危而習夫拙之安厭夫
巧之詐而樂夫拙之誠也拙其有道者乎使天下而皆拙則
政可以不施而刑可以不用矣管君之拙其知此道者歟予
也言不足以悅人行不足以諧俗作官二十年守一職而不
變天下之至拙者也聞君之拙是亦吾之傳也故喜而記之

觀者幸勿哂焉

守拙齋記

進賢王均特蘊庠生余增之外舅也嚴尊人叔由甫以拙存名其齋居君守之弗替而家益裕增欲以有所贈請於予祈所以號之者予因謂之曰天下之事謂巧者為能辦然非可久之道也守而可久之者其惟拙乎拙何以可久杜少陵有曰用拙存吾道周子曰巧者賊拙者德則拙誠可守之道矣况厥尊人以拙存名則是道世守之可也時蘊宜以守拙號焉增復請吾說以記之蓋予嘗觀於古今之人物矣晁錯敏贍號為智囊宜其於患不及也而卒見及於漢山狙攫搯善於持矢宜其以巧自全也而卒受殛於兵則智巧者果誠可守而能久乎太行王屋之山而愚公欲移之其計可謂拙矣然曰自吾而子自子而孫惟其守之也久而山卒亦可移不龜手之藥用之以泝緝統者三世其伎可謂拙矣一售之得百金且可以濟入越之師蓋守之也久則用之也弘彼較功利於旦夕之間用權術於纖雜之末果足以守而能久乎今聞時蘊能世其先之業而知所以存之之故蓋必能因吾言而知所以守之之方於言也必不為浮靡而守之以訥於行也必不為詭異而守之以質於宮室服食不隨時俗奢麗而守之以簡朴於待人接物不為眩耀夸毘而守之以愿慤夫訥也質也簡朴也愿慤也有似乎拙矣吾能守之而自有不拙者存如積世之久而可以移山泝緝統之售而可以濟師有所不為為必達矣視彼弄智巧如狙用機智以取敗者其得失利害何如哉故因是為守拙記增也其持以贈之使宥諸

座間以世守而勿失焉

質庵記

進賢縣治之南十里許有鄉曰歸仁地曰麻山隱君子胥均
其居焉均有室一區古朴素雅無雕藻之飾田百數畝躬課
僮耕以自食其力有山可樵有水可漁均已常慥然處鄉
黨常恂然讀書教子於凡榮利聲勢舉不一乎其心蓋厚
乎內而不屑乎外者因自號曰質庵歎予詔從余為弟子處
群衆中亦為敦慤而有文者余嘉焉因為記之夫質者文之
對也文者質之末也文勝則質從以滅末大則本因以微由
不能知所復而縱其隨之故也世道之初渾噩文於何
有既散人文日滋則質漓矣生人之初顛蒙文於何
有既移雕琢賢則質傷矣夫山水之生於天地間不可
本全也惟鑿斧藻樣尊青黃則質毀矣聖人用是為憂故於
禮之本則寧欲儉禮之用則後先進事之行則本乎義車之
飾則取乎商蓋傷乎文之勝而欲復其質以救其弊也今聞
胥均之於居處服食如此可謂之質其於繁文藻飾之末吾
知其必不為尚亦不偏於質必以聖人之言為師儉原乎禮
之初而不至於固禮損乎文之過而不至於野義以為事之
幹器取乎質之中凡所以飾乎躬而措乎為者莫不皆然則
文質得宜可以造乎成德之域而得聖人之旨矣質庵之義
斯其稱乎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經曰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予請為君誦之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十五序目

周

卜子夏一篇

漢

孔安國一篇

晉

杜元凱一篇 石季倫一篇 白角士安一篇

宋

顏延年一篇

齊

王元長一篇

唐

王子安 二篇 陳子昂 二篇 杜牧 之二篇 李太白 四篇
 李華 一篇 張道濟 二篇 獨孤至之 二篇 張九齡 二篇
 房千里 一篇 元次山 一篇 顏真卿 一篇 蘇晉 一篇
 柳子厚 七篇 李南紀 一篇 韓退之 四篇 梁肅 三篇
 劉夢得 一篇 白樂天 一篇 崔羣 一篇 權載之 二篇
 楊嗣復 一篇 蕭茂挺 三篇 歐陽行周 二篇 皇甫持正 一篇
 李元賓 一篇 唐次 一篇 息牧夫 一篇 潘炎 一篇
 賈魯 一篇 蕭昕 一篇 盛均 一篇 陳黯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五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五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序類

周

毛詩序

卜子夏 商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
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
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
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漢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
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
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
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

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

名預京兆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更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

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版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傳於立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立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之義例恐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立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

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今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版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

焉。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頰。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日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父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歎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尋覽此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綠竹也。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

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畢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孟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上。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宋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敬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畧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選。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眈今。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楨莖素毛。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會。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徒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鹿。著久矣。日躔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右梁潮源。略亭阜。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境。葱翠陰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桓。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照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布。肴藪芬藉。觴醪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綉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鷺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袷服縹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中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摠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鄴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齊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靈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昏眇寂寥。其獨適者。口。羣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徒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火。垆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輝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晷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晷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魏。弗與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第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誓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畧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

於秋駕可謂魏。弗與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第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誓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畧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

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綴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謗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禔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昔年闕市井之游。推齒豐車馬之好。官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墜首貫冑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縈。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紉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甌牘相尋。鞞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之轍。綏旌卷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壁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

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淫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襖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豈所表乎。特訓行。變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瞻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均乎姚澤。撫尚于周。石小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窄。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位一飛觀。神行虛擔。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踞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叢薄。秩斯干。曲拂。遭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泚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美亂嚶聲。於絲羽。禁軒承幸。清宮侯宴。緹帷宿置。帘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爨展軫。效駕徐。變警節。叩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揚葭振木魚。具胄星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風。

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隱紛
軫。羌難得而稱斗。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睟容有穆。
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箏篳動邠詩。乃鳴鳥于弇州。追
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闕。羽觴
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
食華。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
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唐

秋日燕滕王閣序

王子安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

控蠻荆而引瓠越。物產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

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王閔之盛。實主

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

旌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

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

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淨而寒

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

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

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岫之體勢。

披綺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瞩。閭闔撲地。鍾

鳴鼎食之家。河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

濱。鷹鷂擊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

清風生。織歌疑而白雲過。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
華。日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嬉游於
暇日。天高地迥。覓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
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
辰遠。閔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
帝闈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知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
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竟爽。處涸轍以猶懼。北
海雖賒。扶搖可接。東溟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
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空名。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
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

